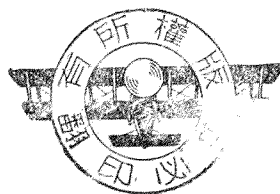


名人筆  
記說部

# 蘇東坡筆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版

新式  
標點  
東坡筆記

標點者 周 去 病

校閱者 沈 世 榮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册定價三角

# 小引

蘇東坡是宋朝一個著名的浪漫派文人，寫得一手好字，而又精於繪事，他嘗自以爲作文當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故所作策論文字，如鐵板銅琶，唱大江東去，所作小品文字，如楊柳曉風，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是。平生著作等身，如志林易書傳，仇池筆記，詩文詞集等，不下百數十卷。語云：『韓文如潮，蘇文如海。』蘇東坡在中國文學史上之地位，便可想見一斑了。

這一本薄薄的東坡筆記，共分兩卷，上卷包括一百零七篇，下卷包括一百一十篇的小品文字；其中除了少數是投贈酬唱跋序之類，大多數倒是觸景生情，情不自已，乃以其目前之電光石火，心中之墨華異采，以聊聊幾筆，實錄下來；這正如近代的「速寫」。然近代速寫仍多有壘牘至數千言者，他却以數十或數百字了之；筆法簡勁，而意境深遠；千百年前蘇學士在某一刹那之感，忽又重現於千百年後讀者之前。我讀其文，想見其爲人。

新式標點 東坡筆記 目次

赤壁細石……………一 棲賢谷……………五

萬松嶺茗飲……………一 天籟……………五

黃州訪海棠……………一 蓬萊閣望海……………五

夜月尋張懷民……………二 白鶴觀聞棋聲……………五

蜀公卜鄰……………二 適文登……………六

別文甫兄弟……………二 曲江舟中……………六

峽山寺……………二 船泊吳江……………六

錫杖泉……………三 羅浮半夜見日……………六

佛跡……………三 浮玉買田……………七

詹使晚休荔浦……………三 再至杭州……………七

縱步松風亭……………三 沙湖……………七

合江樓……………四 城北放魚……………七

碓石大海中……………四 慈湖草堂……………七

書臨臯亭……………四 白鶴觀嘗眞一酒……………八

古氏南坡……………四 太行卜居……………八

風篁嶺……………四 雪堂……………八

汝南檜柏……………八

嶺南竹……………八

海南菊……………九

峨眉雪水……………九

春夜行溪橋……………九

憩雲老溪亭……………九

游寒溪……………九

約客湖上……………一〇

梵天寺月廊……………一〇

峽山寺訪僧……………一〇

臨城道中……………一〇

臥游水晶宮……………一一

華清宮夢……………一一

夢入禁中……………一一

夢南軒……………一一

小舟至赤壁……………一二

洛陽	二	端木叔	一七
夜登合江樓	二	郭文	一七
游飛英寺	三	温公	一八
游安國寺	三	徐積	一八
遊南屏寺	三	楊孝本	一八
孤山訪僧	三	馬正卿	一八
浮五色雀	三	郭忠恕	一八
中早出	四	劉庭式	一九
澤民	四	王翊	二〇
委	四	張永徽	二〇
頤	五	張憨子	二〇
世南	五	幸思順	二〇
象先	五	潘谷	二一
李孫	五	石晉筆僊	二一
郭震	六	袁綸	二一
文同	六	朱炎	二一
眉山隱君子	六	蘇佛兒	二二
徐則	七	佛印	二三
		清順	二二
		守詮	二二
		思聰	二三
		明上人	二三
		蜀僧	二三
		契順	二三
		仲殊	二四
		朱照僧	二四
		卓契順	二四
		石捨	二四
		參寥	二四
		楊朴妻	二五
		曹希蘊	二五
		柔奴	二五
		秀蘭	二五
		李琪	二六
		鄭容高瑩	二六
		營妓周妓	二六

東坡筆記 目次

温都監女	二七	書韓李詩	三一
琴操	二七	書廬全詩	三一
朝雲	二七	對韓柳詩	三一
妓樂殷作	二八	評魯直詩	三一
是中何物	二八	題子明詩後	三一
題淵明詩集	二八	書遵師詩	三一
題飲酒詩後	二八	董傳論詩	三一
題飲酒詩後	二九	參寥論詩	三一
題飲酒詩後	二九	題李伯祥詩	三一
題懷古田舍詩	二九	題憩寂圖詩	三一
記退之拋青春句	二九	記白鶴觀詩	三一
表聖詩有僧態	二九	評詩人寫物	三一
題子美詩	三〇	書辨才詩	三四
記八陣圖詩	三〇	書參參詩	三四
書黃四娘詩	三〇	記謝中舍詩	三四
書屏跡詩	三〇	題張子野詩集	三四
子厚似淵明	三一	記寶山題詩	三四
書子厚夢得造語	三一	書晏秀詩	三五
		書邁詩	三五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三五
		自記廬山詩	三五
		記黃州對月詩	三六
		題逸少帖	三六
		題二王書	三六
		題子敬書	三六
		書張少公判狀	三七
		書張長史草書	三七
		跋王荆公書	三七
		書所作字後	三七
		書玉石草書	三七
		跋文與可草書	三八
		評草書	三八
		論書	三八
		跋歐陽文忠公詩	三八
		贊文與可畫竹	三八
		又	三八

跋文與可飛白	三九	書摩詰藍田烟雨圖	四三	書雪堂義墨	四六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三九	跋文與可墨竹	四三	記奪魯直墨	四六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三九	題趙虬屏風與可行	四三	書茶墨相反	四六
跋草書後	三九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四三	記溫公論茶墨	四七
記與君謨論書	三九	跋文勛扇畫	四三	書鄭君綵絹紙	四七
跋秦少游書	四〇	跋趙雲子畫	四四	書布頭牋	四七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四〇	書畫壁易石	四四	書海苔紙	四七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四〇	跋畫苑	四四	書諸葛筆	四七
跋所書歸去來詞後	四〇	跋宋漢傑畫	四四	記南兔毫	四七
書張長史書法	四〇	又跋漢傑畫山	四四	記都下熟毫	四八
跋所贈曇秀詩	四一	又	四五	記古人繫筆	四八
題所書寶月塔銘	四一	書墨	四五	記歐公論把筆	四八
跋山谷草書	四一	書呂行甫墨顛	四五	書諸葛散卓筆	四八
題自作字	四一	書李公擇墨蔽	四五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四八
論沈遼米芾書	四一	書石昌言愛墨	四五	書吳說筆	四九
跋歐陽文忠公書	四一	書沈存中石墨	四五	試吳說筆	四九
書唐氏六家書後	四二	書懷民所遺墨	四六	書鳳味研	四九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四二	書求墨	四六	書硯	四九

書硯贈段璵	四九	劉伯倫非達	五一
書許敬宗硯	五〇	淵明無弦琴	五一
家藏雷琴	五〇	書孟德傳後	五一
張子野戲琴妓	五〇	書東臯子傳後	五一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五〇	書柳子厚牛賦後	五二
書李嶠老碁	五一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五三
		跋子由棲賢堂記後	五三
		自評文	五三
		書松醪賦後	五三
		書淵明歸去來序	五三
		論六祖壇經	五四



### 赤壁細石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鵲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旣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 萬松嶺茗飲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嘗與雨暘寒暑相應者，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 黃州訪海棠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脈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旣飲往憩于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淪瓜李。遂寅緣小溝，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旣闢地

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餅，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尙欲飲，而子忽興盡，乃逕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藜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子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醒，以棗湯代之。

### 夜月尋張懷民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行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 蜀公卜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簔衣蓑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日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在堅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 別文甫兄弟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車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髯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數百。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

### 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瀏覽，想見此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

購瀕爲澄潭，使人過聞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

### 錫杖泉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沂峽，歸蜀飲江河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楊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秦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隨其下矣。嶺外推惠人喜鬥茶，此水不虛出也。

### 佛跡

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稍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棧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蕘菜顧影，頽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 詹使晚休荔浦

詹使君邀予游白水山佛跡寺，浴於湯泉，風於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肩與節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於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攜酒復來。」意欣然許之。同游者柯長林、王原、賴仙芝、詹使君名範，予蓋蘇軾也。

### 縱步松風亭

予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尙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

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 合江樓

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葵苦敗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漠？

### 碇宿大海中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艇舟，並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嘆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 書臨臯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傍，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岔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

### 古氏南坡

古氏南坡，修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模。東蔭修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郡之嘉觀也。

### 風箏嶺

風簾額多竹，風韻凄清。至此林壑深沉，迴出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予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作詩紀之。『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寒如珠還浦，魚鬣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愧，師爲遠公優。送我過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寧有別離憂。』

### 棲賢谷

元豐二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巖巘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手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立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

### 天籟

錢塘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官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轉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

### 蓬萊閣望海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然。』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 白鶴觀聞棋聲

予素不解棋，因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已闔戶書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泉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

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儻守張中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詩曰：「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爲棋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敲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 適文登

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眞若劍鋸。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爾耶？子柳子云：「海山尖峯若劍鋸，秋來處處割人腸；若爲化作身千億，遍上峯頭望故鄉。」

### 曲江舟中

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擘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

### 船泊吳江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予問云：「琴何爲十三絃？」殊不答，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諭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蘇州，殊或見過，卽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叩舷來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

### 羅浮半夜見日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子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讎乎？」虛不能答。仲虛觀後有米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

唐有夢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遺書牌題云：『五雲間吏蔡少霞書』。

### 浮玉買田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貪言於神也邪？

### 再至杭州

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况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

### 沙湖

黃州東南卅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予戲之曰：『子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水西流。予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尙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鸝。』是日劇飲而歸。

### 城北放魚

儂耳魚者，漁於城南之陂，得鱗二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盃養魚，昇至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院，沙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拳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南無寶勝如來。』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

### 慈湖草堂

慈湖程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布懸，如風中雪，如翠鶴舞。參寥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曰：「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卽令汝作。」

### 白鶴觀嘗真一酒

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枕榔葉，手攜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別恍然。

### 太行卜居

柳仲舉自其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

### 雪堂

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脇，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 汝南檜柏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穎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近亳社，特宜檜柏，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細紋。治事堂前二柏，與薦福兩檜，尤爲殊絕。孰使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子歟？

### 嶺南竹

嶺南人當有愧於竹！——食者竹筍，庇者竹瓦，載者竹篾，爨者竹薪，衣者竹皮，書者竹紙，履者竹屨，真可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也邪！



### 海南菊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汎菊，作重先書，此爲記。

### 峨帽雪水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帽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以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間者便是主人。

### 春夜行溪橋

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少休。及覺已曉，亂山葱蘢，不謂人世也。書此詞於橋上云：『照野瀾瀾淺浪，橫空隱隱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

### 憩耘老溪亭

子瞻歸自道場山，遇大風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妓秉燭捧研，寫風雨竹一枝，題云：『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簾。美人爲破顏，恰似腰肢嬾。』

### 游寒溪

余與郭生遊寒溪，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座爲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鴉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

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雜以散聲。

### 約客湖上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嘯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裝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竊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 梵天寺月廊

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却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客有言閩廣荔枝何物可對者，或對以西京葡萄。予以爲未若吳越楊梅。正平詩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顆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盧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 峽山寺訪僧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其詩云：『江邊獨出行，江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棲禪寺；堂空不見人，施子淨掃地。』

### 臨城道中

予始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頗以爲恨。今將適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肅然，西山草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予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作詩志之：『逐客何人著晴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 臥游水晶宮

子嘗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子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眞所謂水晶宮殿也。其下驪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子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子題詩。子賦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等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霓，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咸稱妙。獨旁一冠簪者謂之鰲相公，進言客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子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斷壞！』

### 華清宮夢

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眞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 夢入禁中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旣畢進御，上極歎其敏。

### 夢南軒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尙早，假寐，夢歸穀行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人，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蕨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旣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 山舟至赤壁

予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虛題名相示。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掉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辨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 洛陽

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瀟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圍亭榭之盛，實甲天下。

### 夜登合江樓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今歲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逾遲。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西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詩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古今絕唱。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爲韻云：「一更山吐月，上塔挂微瀾，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酒杯殘。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關臥，唧唧幽夜話。四更山吐月，棲鳥亦驚起，起尋夢中游，清絕正如此。驅馳掃泉溜，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遣洗耳。四更山吐月，皎皎爲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多斷板，山寺可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游化城。五更山吐月，窗白室幽幽。玉鏡還挂戶，江練却明樓。星河淡到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

### 游飛英寺

僕爲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正還作，小窗幽更研。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

### 游安國寺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予出遊安國寺。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予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鬻雪啖甍，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予愛其語有理，故爲記之。

### 游南屏寺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熙之子璠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

### 孤山訪僧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倅郡，以臘日訪之，作詩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自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寂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圓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木合，但見野鶴盤浮屠。茲游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 羅浮五色雀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者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予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僧耳，亦嘗集於城南所。

居。予今日游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鳴，回翔久之。予舉酒囑之：「汝若爲予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云：「燦燦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兩絨朱。仁心知憫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占鳥。惠然此燦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菜真臞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膚。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鴻，未易握粟呼。胡爲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 局中早出

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忽計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與之曰：「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牀，乃爲樂耳。

### 毛澤民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濕闌干花着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湖回去。」子瞻一日宴客，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公語坐客，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留連數日，每預文酒之會，澤民因此得名。

### 李委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倨高峯，俯鷗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笛，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

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游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 李頎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茗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絹作春山橫幅，而書一詩其後，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至此。』坡益驚異。卽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會於湖山僧居。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出筆力之妙，盡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略得形似，便復輕營前人，自有超神之妙，出於法度之外者。然不能爲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紙以爲寶玩也。

### 李世南

李世南字唐臣，嘗與龜無咎同試諸生。無咎有求橫幅長篇，又有題扇詩，蓋長於山水也。東坡亦嘗題其秋景平遠云：『人間斤斧日創夷，果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獨往，何人解作掛猿枝。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浩歌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 朱象先

朱象先字景初，松陵人，馳名紹聖元符間。予跋其畫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世亦罕見，不知其所長也。』

### 劉季孫

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

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 郭震

蜀人任介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暮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旼稍達，仕至尙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 文同

文同字與可，與子瞻爲中表兄弟。子瞻數上書論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諷。與可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判餘杭，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與可旣死，崔公度於建康城中忽見與可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如餅，引至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已得不妄語，菩薩道出廣長舌，普覆十方世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

### 眉山隱君子

吾鄉有隱君子，失其姓名。世居眉山之中。軾卽葬時，會期已迫，而墓輒未足，謀之人。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力可辦也。』但多游獵不在。又所居山林叟絕，亦未易到。試往圖之。軾凡兩日始得至。又俟日暮，伏於道左，乃見其從數騎歸，蓋華整少年郎也。旣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外，執禮無違。坐詢所以，軾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已具飯，且宿於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童跪進盤餐，皆是日所擊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啖若無人，食兼數人。飲畢，從容就榻。翌日遣僕馬送軾下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是夕至晚，輒猶無一口。軾甚歎悔。至明日曉，憑其



墓地之側，則五萬口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歎。事畢再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入。嗚呼！

### 徐則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楊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旣而喪至，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 端木叔

衛端木叔，籍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埋之地。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漢楊王孫家，故富饒，厚自奉養。及病且死，令其子裸葬，以反吾真。祁侯諫弗聽，而班史以爲賢於秦始皇。淵明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其二人之類與？東坡曰：「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淵明不知道，吾不信也。」

### 郭文

溫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爾。」又問曰：「饑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居窮山，死則爲烏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何不出濟世乎？」曰：「此非恆人之所知也。」予嘗覽錢塘郡游餘杭九鑿山，訪大滌洞天，卽郭先生之舊隱也。洞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敕使投龍簡云。

溫公

龜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皆可終身守之。又嘗自反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

徐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聾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楊孝本

楊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爲留月餘。號曰玉巖居士，仍作眞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戲以元得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得秀，自稱楊道州。」皆謂無妻也。

馬正卿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旣不喜，博士亦忌之。子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遂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郭忠恕

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苻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滿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

而去，意欲盡卽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大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譎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捨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

## 劉庭式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旣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綠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竊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慙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予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

有行義。

### 王翊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瘡。翊發悟，以數千錢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乃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 張永徽

蜀人張宗諤，永徽，年六十七，鬚髮不甚白，而精爽緊健，超逸澗谷，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嘯歌而已，恨不款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然，非世俗間人也。

### 張愍子

黃州故縣張愍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累者，蓋不可知也。

### 幸思順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酷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縶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掠於黃岡，幸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給曰：「僕與幸秀才親善。」賊相顧歎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彼所劫道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

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 潘谷

賣墨者潘谷，予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予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 石晉筆僊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攜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 袁綯

歌者袁綯，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瀨湧，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爲起舞。

### 朱炎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者，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得者，問講僧義江云：『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無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其後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蘇佛兒

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自言少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佛兒嘗賣藥於城東，見老人言，卽心是佛，不在斷肉。予言勿作此念，衆生難感易流，老人甚喜，曰：『如是如是。』東坡居士記之。

佛印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久與之游，時住持潤洲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卽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納裾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清順

宋時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益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笋之供，恆缺乏也。東坡一日游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見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卽日求得之，聲名頓起。

守詮

坡和僧守詮詩云：『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絕。及讀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其幽深清

遠亦自有林下風味也。

### 思聰

思聰爲行童日，東坡倅杭州令，和參寥子昏字詩，聰立成，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掛黃昏」之句。東坡大稱賞。

### 明上人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難求捷，法於東坡。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二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

### 蜀僧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對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嘴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飮，輒熟真堪玉筍挑；若把氈根來此並，氈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元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與公之玄孫納道，此因記之。

### 契順

予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予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予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三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僮仆瘴霧，薰面鬢足，以至惠州。得書經還，予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求，」

當走部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儘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予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 仲殊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遊。』

### 朱照僧

朱氏子，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皆願出家，禮僧守素。守素，參寥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予赤壁二賦，鏘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冠東南，此參寥法孫東坡門僧也。

### 卓契順

蘇臺定慧院靜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涉嶺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什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擔勢，緩步而去。

### 石堦

石堦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堦。』堦起立云：『遮個是博浮圖邪？』居士云：『有縫。』堦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 參寥

予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塘訪之。酒中，予瞻令官妓馬妙妙乞詩於參寥。參寥曰：『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事惱王禪。心不作粘泥絮，一任春風上下狂。』予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高料，不意此老收得。』



### 楊朴妻

真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否？」朴言：「無有，惟臣妻一絕云：『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予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予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予乃出。

### 曹希蘊

近世有婦人曹希蘊者，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嘗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疏影上東牆。」此語甚工。

### 柔奴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酒。予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雲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巔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 秀蘭

予侔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僕問其故，答曰：「沐浴倦臥，忽有扣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妝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有屬意於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辯，而僕亦從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開盛，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

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僕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感。待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穠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紛淚兩簌簌。」

### 李琪

先生在黃州，每有燕集，醉墨淋漓。有李琪者，小慧頗知書札，未嘗獲賜。公移汝，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 鄭容高瑩

東坡自錢塘被召，林子中作郡守，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呈東坡，東坡索筆爲減字本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餘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時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端也。

### 營妓周妓

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第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其善謔如此。

## 溫都監女

惠州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坡至，甚喜；每夜開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踰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曰：「吾嘗呼王郎與之子爲媼。」未幾而坡過海，女遂卒，葬於沙灘側。坡回惠爲賦，孤鴻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 琴操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心？」對曰：「隨他楊學士，斃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 朝雲

朝雲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宦錢塘，絕愛幸之，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遂學書，纔有楷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亦通大義。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後僕貶惠州，家妓多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青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嚙而絕。葬之惠州棲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塢。子瞻悼之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此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深勤禮塢中仙。」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倒掛綠毛幺鳳。素面翻嫌粉澆，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妓樂殷作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右湖，舉陳目下。子瞻九日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殷作。子瞻從湖中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沉烟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爲伶玄妾。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譏之。一日，子瞻會客堂上，妓樂殷作，周長官邪同數僧泛湖，戲以詩子瞻因和二首：『鸞鏡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臥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鶴鵝軍。憑君遍遶湖邊寺，漲綠晴來已十分。』

是中何物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題淵明詩集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題飲酒詩後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又

「清晨聞叩門，倒裳自往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樓。一世皆相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遠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此詩叔弼愛之子亦愛之。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子，以謂甯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故并錄之。

又

「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蓋數。少時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蓋，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飲百許蓋，然醉後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澹然與平時無少異也。若僕者，又何其不能飲？飲一蓋而醉，醉中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爾！

### 題懷古田舍詩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 記退之拋青春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茗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鏞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 表聖詩有僧態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靜，蟠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 題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曰：『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尙有事在也。

### 記入陣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子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子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 畫黃四娘詩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東坡云：『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之。』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託此詩以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

### 書屏跡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個個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晚起

家何時，無營地轉幽；竹光圍野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忽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爲盜，被盜者爲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 子厚似淵明

詩須要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 書子厚夢得造語

『每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翁鬱瀟氣。』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粉驚鳴而決起，拾採翠于沙礫。』亦妙語也。

### 書韓李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尙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 書盧全詩

盧全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吾今謫嶺南，萬戶酒家，有一婢，昔嘗爲酒肆，頗能伺候冷暖，自今當不乏酒，可以日飲，無用其去禁酒國矣。

### 對韓柳詩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劍鋸，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爲之對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鋸山。』此可編入詩話也。

### 評魯直詩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亦不無補于世也。

### 題子明詩後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焦葉，乃稍醉。與之同遊者，眉之蟆頤山，觀佚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焦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焦葉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爲世之廢物矣。乃知六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 書遵師詩

游湯泉，覽『留題』百餘篇，獨愛遵師一偈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戲作一絕答云：『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

### 董傳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獨心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始爲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爲獨苦豈獨盡哉！』

### 參寥論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兩峽半雲雨，清潭疎鐘看雲俱。』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僕嘗云：『公禪人，亦復愛』



此綺語耶？」寥唱：「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 題李伯祥詩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爲詩，詩格亦不甚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也。余幼時嘗見，余嘆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 題憩寂圖詩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着，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

### 記白鶴觀詩

昔遊忠州白鶴觀，壁上高絕處，有小詩，不知何人題也。詩云：「仙人未必皆仙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把白髦從兩鹿，相逢聊問姓名誰？」

### 評詩人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

書辨才詩

「岳棲木食已饑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煙。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未離禪。」辨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者參寥與吾輩詩，乃如巧人織繡耳。

書參寥詩

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共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衆客皆驚歎，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

記謝中舍詩

寇元弼言，去歲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詩，忽詠落梅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硤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硤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臣，有舞者戴硤光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題張子野詩集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鰈魚知夜永，懶同胡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

記寶山題詩

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 書曇秀詩

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慚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閒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

### 書邁詩

兒子邁幼時嘗作林擒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鬪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亦可喜也。

###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

### 自記廬山詩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

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旣而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絕句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青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游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個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開元寺主求詩，爲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畫於此矣。

### 記黃州對月詩

僕在黃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居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游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 題二王書

『筆成家，墨成池，不及羲之卽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鋌，不作張芝作索靖。』

###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是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鬪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 書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卽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 跋王荆公書

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

###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強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軾書。

### 書王石草書

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問馬行頭。」

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

### 跋文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爲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

###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成書也。

###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曄如也。

### 贊文與可畫竹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畫，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德者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 又

風稍兩緯，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爲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 跋文與可飛白

始見與可詩文，及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旣歿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灑灑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囊囊乎其如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此，而予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多，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

##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子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子由亦以余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雪沒腰，僅乃得之。今子由旣輕以余書予人，可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噓，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死，遂覺

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閒，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遊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可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歎之餘，聊題其末。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予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屣玩。」故書陶潛歸去來詞，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執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夫。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使爭頭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吃；吃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此書之法，欲學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跋所贈曇秀詩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裏頭有災福。」

題所書寶月塔銘

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廷珪墨，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不孤其意。

跋山谷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遊三州，黃回舟中書。

論沈遼米芾書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於世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定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

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宗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書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讚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此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 書摩詰藍田烟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 跋文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己。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硯，即遽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遺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己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通叔篆。

### 題趙帆屏風與可行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畫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妙，宮室器用爲巧，山水爲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

### 跋文助扇畫

舊聞吳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圓光，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國作方界，略不扞

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略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于樵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反覆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子。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 跋畫苑

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筒，坐不汗牛馬；明窗淨几，有坐臥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

### 跋宋漢傑畫

僕曩與宋復古遊，見其畫瀟湘晚景，爲作三詩，其略云：「徑遙趨後嶼，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

### 又跋漢傑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用入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已，當作着色山也。

又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抹，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卷，漢傑真士人畫也。

書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墨者，其間不過一二人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云：「非人磨墨磨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爲好事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

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光采煥然，取其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然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 書求墨

院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屐，吾有佳墨七十九，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 書雪堂義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鑄合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也。

###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 書茶墨相反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

發來者之一笑也。

### 記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 書鄭君棨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與君棨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 書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付子過。

###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同庫酒，教坊樂，雖敵精凌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 記南兔毫

余在北方，食麀兔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每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于都下，皆云：『此南兔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產陂澤間也。

### 記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亦可喜也。

### 記古人繫筆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 記歐公論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敬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龕俗而已。

###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爲盡力，當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 試吳說筆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

## 書鳳唼研

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腐筠，然此殆王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唼。」且又戲銘其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歛人甚病此言。余嘗使人求硯于歛，歛人云：「何不只使鳳唼石？」卒不得善硯，乃知名者物之累，爭媚之所從出也。或曰：「石不知惡爭媚也。」余曰：「旣不知惡爭媚，則亦不知好美名矣。」

##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眞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 書硯贈段瓊

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其他皆餘事也。然此兩者常相害，滑者輒褪墨。余孔毅夫硯銘云：「澀不留筆，滑不拒墨。」毅夫甚以爲名言。

### 書許敬宗硯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石，皆出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研，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闕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真敬宗物也。君懿嘗與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志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志，而余不作墓志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斫以飼狗耳。何以見硯爲？」余哀此硯之不幸，一爲敬宗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奸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美，既不在匣，而上有敬宗姓名，蓋不必蓄也。

###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窶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 張子野戲琴妓

尙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箏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譏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 書李嶽老碁

南嶽李嶽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碁，嶽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嶽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謂也。

## 劉伯倫非達

劉伯倫常以錘自隨，曰：「死便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 淵明無絃琴

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絃中趣，何勞絃上聲。」此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弊壞，不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真。其自祭文，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猶以生爲寓，以死爲真，嗟夫！先生豈真死獨非寓乎？

##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有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觶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猶狗類也，以杖擊之，卽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

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 書東臯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予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之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遊，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志。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音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靈，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哀乎？

###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 跋子由棲賢堂記後

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 書松醪賦後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游。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葦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須筆，傳正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亦竊聞其一二。今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爲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從也。

###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人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

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宮人見大練，反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

### 論祖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尙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則是見性不緣，眼有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法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也。

### 跋

唐宋名集之最著者，無如八大家。八大家之尤著者，無如蘇長公。凡文集、詩集、全集、選集，不啻千百億本。而寓黃、寓惠、寓鱗、志林小品、艾子禪喜之類，又不啻千百億本，似可以無刻矣。其小碎尙有脫遺，余己未春閉關，昆湖之曲，凡遇本集所不載者，輒書卷尾，得若干則，簡題跋，又得若干則，聊存痲嗜，見者勿訝爲遼東白豕云。湖南毛晉識。

